

# 泉南名儒林胤昌简论

郑晨寅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黄道周与闽南文化研究所,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 林胤昌为官廉能、为人孝悌, 是明末清初泉南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他融合理学、心学, 提出“旦气之学”, 深入阐明“已发未发”之旨; 他的讲学活动在明末泉南一带影响颇大, 并一直延续入清; 他的生平、思想、著述等方面都值得后人深入研究。

[关键词] 林胤昌; 旦气之学; 讲学结社

[中图分类号] B 24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13) 04-120-05

林胤昌(1595-1657年), 字为馨, 号素庵, 晋江人, 后世因避清世宗胤禛讳, 故又称林孕昌。林胤昌于天启二年(1622年)中进士, 历任南、北户部、兵部、吏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 居官廉能, 颇有声望。同时, 他还是明末清初泉南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 他融合理学、心学, 提出“旦气之学”, 深入阐明“已发未发”之旨; 他的讲学活动在明末泉南一带影响颇大, 可与另一闽南先贤、明末大儒黄道周之讲学漳州相提并论, 并一直延续入清, 值得深入研究。目前有关林胤昌的记载主要见诸(乾隆)《泉州府志》、(乾隆)《晋江县志》及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蒋垣《八闽理学源流》等。笔者搜索“中国知网”等学术期刊网, 未见有专门的研究文章, 故在此作初步论述, 并为今后进一步研究进行构想。

## 一、林胤昌生平概述

林胤昌入仕前的事迹不详, 而其为官正直、清廉、能干, 时人对此有很高的评价。中进士后, 林胤昌授南京户部广东司主事, “颗粒不染”(见《泉州府志》<sup>[1]</sup>卷四十四《人物列传·明列传·林孕昌》, 以下引用未加注明者皆同出于此); 调任南兵部职方司主事, 严兵纪、汰冗弱、节费用, “兵将畏悛”。崇祯元年(1628年)

入北京, 补北吏部稽勋司主事, 又先后调任验封司、考功司、文选司主事, 尽力为受阉党迫害惨死者提请、办理荫赠手续, “以风励理学节义之臣”, 并积极向朝廷推荐人才。升任文选司员外郎后, 他秉公考核、严格选举, “大选、急选皆协群望”, 随即升任稽勋司郎中, 其顶头上司、吏部尚书王永光称其“执法如山、居心似水”。崇祯四年(1631年)请假离京省亲时行李萧然, 以至令例行检查的中官发出“吏部行李乃如此”之叹。在泉州盘桓数年后, 崇祯十一年(1638年)春, 林胤昌入都赴任吏部验封司郎中, 在办理承荫、加衔、袭封、请恤等事务上皆有杰出表现, “一时人心悦服”, 崇祯十二年(1639年)转任吏部文选司郎中这一重要职位, 内阁给予“极力振剔”的勉励, 林胤昌遂将此四字书之匾额, 悬于公堂之上, 在任期间, 他敢于除弊政、荐能臣, 屡次上疏直谏, 并得罪了当时的内阁大臣杨嗣昌、薛国观, 被下狱百日, 削籍为民, 出都时送者遮道, 谓“数百年未有选君公道清白至此者”。此后林胤昌回到泉州, 里居讲学, 自明而清, 屡征不出, 终老林泉。观其立朝期间所作所为, 皆有能臣贤士之风。

林胤昌为人极重孝悌。天启五年(1625年)他因差便道归省, “至家, 思为终养计, 屡催不赴”。时值其父生病, 他“日侍汤药, 吁天请代; 及歿, 哀毁逾礼”。这一年他已调南吏部考

[收稿日期] 2013-07-09

[修回日期] 2013-09-18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1B172)

[作者简介] 郑晨寅(1974—), 男, 福建云霄人, 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闽南文化研究。

功司，但他不赴任，在家“守制食贫，为父卜吉兆，襄祖母葬事”。崇祯四年（1631年）请假回乡省亲，“襄父葬事”。甲申之变后，他不赴任弘光朝授予他的通政使司右通政之职，其时恰逢母亲去世，他“茹蔬哀毁”，恪尽孝子之情。1645年，唐王入闽建立隆武朝，会推其为兵部右侍郎，他以“情不可夺”仍不出山，用心经营父母坟墓，并依旧制，庐墓于雁山。他还仿《孝经》格制，作《悌经》十八章，见载于《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存目二》。

林胤昌除立朝为官之外，其余大部分时间皆用于讲学结社、倡明理学，他先后在泉州在兹堂、一峰书院等处讲学，并与同仁建笋堤社、主盟宏文社，泉南文教勃兴，堪称一时盛事。以下即结合他的思想（主要为“旦气之学”）对其讲学活动作简要论述。

## 二、林胤昌的讲学活动与“旦气之学”的倡立

林胤昌的伯祖林学曾（号省庵）是著名的理学家，以户部尚书致仕，他对林胤昌影响很大，但两人的学术思想亦有不同之处。明末王学盛行，林学曾虽受时风影响，但仍以朱学为宗，时论赞其为“孔孟真詮、周朱正派，不愧理学名儒”，<sup>[2]</sup>林胤昌“其学本之伯氏省庵司徒”，而他的祖父林云龙“晚好读易，手评二程及《易传》，时与布衣黄文炤论学，必依程、朱、虚斋正派”，<sup>[2]</sup>故林胤昌自有其家学渊源。《府志》亦载林胤昌初入仕为南京户部广东司主事，“是时伯祖学曾为南通政，追随两载，手抄薛文清、王文成语录及先儒格言相勉，因悟濂、洛、关、闽之旨”。<sup>[1]</sup>《闽中理学渊源考·铨部林素庵先生孕昌学派》则称：“考省庵与公皆谈姚江之学，然省庵自授徒至老年，奉朱子小学书为高曾矩矱，绝无肖似王学者；素庵则平生景慕文清、文成、文庄三先生<sup>①</sup>，纂辑三公遗书，不但诵说其文而已。”<sup>[2]</sup>此处可以看出林胤昌兼综理学、心

学的学术倾向。

林胤昌回泉省亲期间，于崇祯五年（1632年）在笋江畔建“在兹堂”，次年“开讲于在兹堂，与布衣黄文炤<sup>②</sup>倡明旦气之学，从游者日众”。笔者在查阅相关文献时，发现不少时贤对“倡明旦气之学”一语的理解皆有值得商榷之处，而“旦气之学”又是林胤昌的主要学说，故在此略谈一二。“旦气”一语出自《孟子·告子上》，孟子在论及人之“放其良心”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孟子·告子上》）

孟子认为人的仁义之心若缺乏“夜气”（与“平旦之气”大体相近）的存养，便会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消磨殆尽。赵岐注云：“人之平旦之气尚未有利欲汨之，则气犹静，莫不欲为之善也，而恶为之恶也……孟子所以言人心性本善，但当有常操而存之者矣。”<sup>[3]2751</sup>朱子《孟子集注》则注“平旦之气”云：“谓未与物接之时，清明之气也……平旦未与物接，其气清明之际，良心犹必有发见者。”<sup>[4]310</sup>人若秉有清明之气，则良心即能时时发见。《朱子语类》卷五十九“牛山之木章”又云：“夜气如雨露之润，良心如萌蘖之生……平旦之时，即此良心发处。”<sup>[5]1392</sup>由此可知“平旦之气”的大概旨趣。那么林胤昌的“旦气说”主要包涵什么内容？之于前贤又有什么发

① 文清即薛瑄，文庄即丘浚，皆明朝理学名臣。而文成（王守仁）更为林胤昌所敬仰，他在担任验封司郎中时曾妥善处理过王阳明后嗣争袭一事，并称“文成先生可使绝祀乎？”

② 《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七十七《遗佚黄季弢先生文炤》引林胤昌语，称“其学以未发为宗，其教以躬行为本”。

挥?在此引用其《问问录》中对“未发之中”的一段阐释:

问:“未发之中”解说犹易,寻认甚难,不认得,如何执得?

答:此探本穷源之论也。愚谓未发非属玄虚,人身实实有个中体,如花之有根,如水之有源。虽发矣,而有未发者存焉;虽不发矣,而有能发者存焉。所谓“天命之性”,“无极而太极”,“天地之大本”是也。人身实实有个太极,却被私欲蔽锢,憧憧劳扰,未发之中从何识认?惟日夜所息,至平旦之候,一梦甫终,众缘未乘,天地清宁之气来与我接,此时良知好恶炯炯不昧,已隐具发而中节体段矣。在天为平旦,在人为未发,此孟夫子“旦气”二字,程子谓其大有功于后学也。李延平教人静中观未发气象,夫静则孰有静于平旦者?从此寻认,从此下手,用戒慎恐惧工夫,使一日之间无非旦气之流行,推之应事接物,随处提醒,随处迫现,则不独静可观未发,动亦可观未发矣。不知可备葑采否?<sup>[2]</sup>

《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未发、已发这对范畴即来自于此,并成为理学家争论的焦点之一,乃至王夫之称其为“儒者第一难透底关”。程颐最早提出未发、已发的问题,在《与吕大临论中书》中,他认为“大本”即未发之“中”,“达道”即已发之“和”,他以未发之中为体,已发之和为用,即所谓“大本言其体,达道言其用,体用自殊,安得不为二乎?”<sup>[6]606</sup>而朱熹的老师李侗则强调未发已发、大本达道“此理一贯”,不可作两截看。<sup>[7]329</sup>王阳明亦主张体用同源、未发已发一贯:“有是体,即有是用;有未发之发中,即有发而皆中节之和。”<sup>[8]20</sup>林胤昌所认为的“虽发矣,而有未发者存焉;虽不发矣,而有能发者存焉”则与李、王之说略同。王阳明认为“中和是人人原有的”,<sup>[8]26</sup>林胤昌亦认为“人身实实有个中体”;王阳明认为人心一有私意即为昏蔽,“既有所昏蔽,则其本体虽亦时时发现,终是暂明暂灭,非其全体大用矣”,<sup>[8]26</sup>林胤昌亦认为“人身实实有个太极,却被私欲蔽锢,憧憧劳扰,未发之中从何识认”,可以看出他对王

学的体认颇深。另一方面,程颐说:“自古儒者皆言静见天地之心,唯某言动而见天地之心。”<sup>[6]201</sup>而这与林胤昌所说“不独静可观未发,动亦可观未发”也是一致的。由此可知,林胤昌对“未发已发”的阐释实是融合了诸位先儒的见解。程子云:“夜气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扩而充之,化旦昼之所梏,为夜气之所存,然后有以至于圣人也。”<sup>[6]1260</sup>而林胤昌的主要创见即在于将程子认为“大有功于后学”的孟子之“旦气”指认为“未发”,即所谓“在天为平旦,在人为未发”,既而由本体而工夫:“从此寻认,从此下手,用戒慎恐惧工夫”,使“旦气”扩而充之,“一日之间无非旦气之流行”,用以“应事接物”,从而实现主体人格的自我完善,而这与朱子由“小学功夫”(主敬)入手亦有相通之处,也可以看作是对朱子所说的“夜气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旦昼’理会,这两字是个大关键,这里有工夫”<sup>[5]1394</sup>、“平旦之气,便是旦昼做工夫底样子,日用间只此心在这里”<sup>[5]1394</sup>的一种拓展,与《周易》、《礼记》等儒学典籍所载之“日新”之说亦有传承之处。

林胤昌“旦气之学”的提出当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即有感于当时人心浮躁、私欲横流,而泉州李贽的“异端”之说更是影响颇大。据《闽中理学渊源考·铨部林素庵先生孕昌学派》载,其自撰《在兹社序》云:“(余)每慨末俗虚名,焦心正学不讲,有言及身心性命之故者,辄指之为迂、诋之为伪,而后生新进粗知章句,便脍炙李秃翁之书,言以翻案为奇,行以蹀(跽)为高,酿成轻薄,渐为世道之忧,思一起而维之。”<sup>[2]</sup>这样看来,林胤昌希望通过宣讲正学来激活时人的主体意识,从而去私除蔽、一归正道,而“旦气之学”就是他认为可以用来挽救世道人心的利器。前文提及林胤昌对王阳明的景慕,其当知王阳明著有《夜气说》:

天泽每过,辄与之论夜气之训,津津既有所兴起。至是告归,请益。复谓之曰:“夜气之息,由于旦昼所养,苟梏亡之反复,则亦不足以存矣。今夫师友之相聚于兹也,切磋于道义而砥砺乎德业,渐而入焉,反而愧焉,虽有非僻之萌,其所滋也亦已罕矣。迨其离群索居,情可得肆而莫之警也,欲可得纵而莫之泥也,物交引

焉，志交丧焉，虽有理义之萌，其所滋也亦罕矣。故曰：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夫人亦孰无理义之心乎？然而不得其养者多矣，是以若是其寥寥也。天泽勉之！”<sup>[8]295</sup>

不难看出，王阳明之“夜气说”固然亦言及心性之存养，但更重在强调“师友相聚”、讲学砥砺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林胤昌提倡“旦气之学”、追求讲学济世，可视为从内容上到形式上对阳明精神的一种绍承。

崇祯七年（1634年），林胤昌复建讲坛，进一步申讲“旦气之学”：“时蒋德璟假归，相与发明旦气，门徒益广。”连地方官亦皆聚集听讲。据蒋德璟《林孕昌宅记》载，蒋德璟赞同其“旦气”说，并勉励他重新入仕，“以旦气觉一世而归”。<sup>[9]217</sup>此次讲学的章程大概如此：“每月两期，俱出讲章，与及门问难，分‘文、行、忠、信’四大柱课艺，为加详阅。”<sup>[1]</sup>次年，又讲学于一峰书院，直指使张应星以《上问录》问难，林胤昌答之以《问问录》。崇祯九年（1636年）冬，黄道周路过泉州，与兵备道曾樱、巡道陆卿正等人至一峰祠听讲。此前，黄道周曾于崇祯七年到崇祯八年间（1634—1635年）讲学于漳州郡城芝山榕坛，与林胤昌又同为天启二年（1622年）同科进士，两位同道于此当有一番切磋琢磨。此后，“当道俱先后入社筭堤，鼓吹理学，称盛事”。筭堤学社由此声名大振。

林胤昌讲学的第二个阶段则是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触忤杨嗣昌削籍归家之后，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讲学著述中，《府志》称：“抵家，即与诸子弟讲论经史，每月三期，人各兼经，从者如云。经则《十三经》，史则汉、唐、宋、元四代，逐期课程，汇成全部，经年不辍。”<sup>[1]</sup>汇成的著作当即其学术代表作——《经史释义》。期间，他“复与黄文炤结社，申明旦气”，并仿真德秀《夜气箴》，作《旦气箴》续之；并有《旦气语录》诸作。事隔将近十年，林胤昌仍不改以“旦气”觉世之志。其社友池显方在《经史释义》序中言“其教以旦气为宗”，<sup>[10]94</sup>其弟子张拱宸亦称“师之宗传在旦气”，<sup>[10]95</sup>都可见其学说的影响。而他的讲学活动成就斐然，由《府志》此段记载可见其盛况：

筭堤社中自丙子至癸未，每试事，首名辄出

讲社，乡榜连得两解元；壬午，蒋德璟、黄景昉同时入阁；是春，会榜十人。喜而题句云：“笋水漾文章，此日南宫登十隗；闽学崇启沃，昨年黄阁贵双轮。”又宗镜社童子八十人、颖社童子百人为文会，呈请笔削，遂有联登科第者。<sup>[1]</sup>

林胤昌的讲学活动随着明朝的覆灭而告一段落，直至清顺治七年（1650年）始复出讲学：“太守建宏文社，延孕昌主盟，课艺评选，文教大兴”。<sup>[1]</sup>次年，其诞辰时，“及门百余人执经开讲第一山为寿”。<sup>[1]</sup>复次年，“开讲栖绿之洁身堂，复释《论语》，分经课艺，从者益广”。<sup>[1]</sup>作为一名易代之际的学者，他拒绝入新朝为官，选择以讲学终此一生，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卒于家，年六十三。

### 三、关于林胤昌研究的几点构想

由上述可知，林胤昌是明末清初泉南的儒林领袖，很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从宏观上来看，首先可以把林胤昌放在泉南理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作进一步探讨。朱熹曾任职同安，其私淑弟子真德秀则曾两知泉州，故朱子学说在泉州一地遗泽深远。明代则有蔡清精研二程、朱熹著作，作《四书蒙引》等阐述朱子学，尤精于《易》，对泉南理学影响很大；蔡清有高弟陈琛，尽得其师真传，陈琛在与心学的辨难中，既能揭发心学的弊端，同时也注意纠正理学自身的不足，从而使理学得到一定的发展。如前文所述，林胤昌祖父林云龙学术一归于程朱、虚斋（即蔡清），其伯祖林学曾亦为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林胤昌既有志于关、闽、濂、洛之学，又出入于阳明学说，并对李贽等阳明后学作出回应，故研究林胤昌的思想对于探讨明末心学、理学的互动亦具有一定的价值。

其次，可以把林胤昌在泉南的讲学置于明末的讲学运动中来考察。明代中晚期以来，掀起了一波以阳明学为主流的讲学浪潮，迨至明末虽遭受挫折，但僻处东南一隅的闽中讲学活动却颇为兴盛，据《闽中理学渊源考·铨部林素庵先生孕昌学派》载，当时莆田有“金石社”、漳州有“榕坛”、泉州有“耻躬社”、“昇文社”、“在兹

社”等,其中又以林胤昌与黄道周二人的讲学影响最大。在明清易代之际,他们的讲学内容都以经史并重,其主旨在于经世济民,并得到地方官员的大力支持,对当地文教产生深远影响,培育了诸多人才,留下丰富的教育资源,值得后人进一步研究。

从研究对象本身来看,笔者以为,首先可对林胤昌的生平事迹进行梳理,多方收集资料,考证、整理出一个较为详尽、完备的年谱。其次是其著述的整理与研究,此项工作可与前者同时进行、互为补充。林胤昌著述颇丰,《明史·艺文志》著录其《周易释义》(六卷),《闽中理学渊源考》、《八闽理学源流》及《泉州府志》等著录其数十种著作,皆未经校勘整理,可制订一个长期的整理规划,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扎实的文献基础。

### [参考文献]

- [1] 怀荫布,修. 泉州府志[Z]. 清乾隆刊本.
- [2] 李清馥. 闽中理学渊源考[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 阮元,校刻. 孟子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4]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5] 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6] 程颢,程颐. 二程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7] 朱杰人,主编. 朱子全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8] 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 [9] 蒋德璟. 林孕昌宅记[M] // 蔡景康,选注. 晋江历代文选.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 [10] 林胤昌. 素庵先生栖绿堂经史释义[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Lin Yinchang——A Famous Scholar in Quannan

ZHENG Chen-yin

(Zhangzhou City Vocational College, Huang Daozhou and Minnan 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Lin Yinchang was a clean and competent officer, and he fulfilled his filial duty well in his daily lif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n Quannan (now called Quanzhou), he was the best-known educator and neo-Confucianism scholar. By integrating neo-Confucianism and his philosophy of minds, he put forward “Dan Qi Zhi Xue” which deeply expounded the purpose of “Yi Fa Wei Fa”. In addition, his lecturing activities exerted a tremendous influence in Quannan area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n all, his life, thoughts and writings are all worth further study.

**Key words:** Lin Yinchang, Dan Qi Zhi Xue, lecture association

(责任编辑 杨中启)